



江戸繁昌記

初篇

ヲ 6
4060
1



門 36
號 4060
卷 1

天保三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江戸繫昌記

克己塾藏板

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保二年五月予偶嬰微恙不能危坐執聖經稍繙
難書於閑卧無聊中以遣悶焉如此旬餘一日者慨
然抱卷而嘆曰近歲年少不豐百文錢纔買數合米
然窮巷擁疴浪人猶獲不餓而卧遊乎圖書叢內顧
得非太平世浴乎如天德澤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
繫昌光景鎖軀憶之幼時所觀今日所聞百現萃于
病牀上隨書隨思更鈔枕邊所有雜書中堪記之事
又以遣悶漸集為卷乃題曰江戸繫昌記然予原不
屬意於彫喪且病中一時作意所筆安能足細寫其

光景以鳴。國家之盛，但雖文拙，雖事鄙，偶有好事家之手，得證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繁華之一二乎？千百年後，則足矣。若夫所取諸今日，或使讀者亦笑以遺其悶於無聊中也。耳嗟斯無用之人，而錄斯無用之事，豈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繁華中鳴太平之具，無過二時相撲三場演劇五街妓樓相撲，則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之所由起其來舊矣。乃今士人喜之，亦仍彎弧躍馬，嗜武餘意所在，則其實非彼此同日之論也。然其摸忠孝之情，扮禮義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是演戲本色予

掌謂不泣乎？忠臣庫弟四回、鹽治氏諸士別城之條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關亦大。則外武而喜為滔，而感為樂而溺焉其咎何在？非彼之罪也。

相撲

櫓鼓寅時揚，槍連擊達辰。觀者蓐食而往，為力士取對上場。東西各自其方，皆長身大腹，筋骨如鐵，真是二王屹立，努目張臂，中分土豚，各占一半。蹲焉蓄氣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鐵臂石拳，手相搏，破雲電掣，碎風花飄，賣虛奪氣，搶隙取勝，鏢植捉鬼之怒。

清正搏虎之勢、後猓咆哮、奮身攫驚、二虎爭肉、双龍
弄玉、四臂扭結、奮為一塊、投繫捻旋、不啻鬪力、鬪知
鬪術、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窮極、為行司人、秉軍
扇、左周右旋、判贏輸、而觀者之情悅、西愛東勝、敗未
分之間、鬪真為憤、徒張虛勢、髮衝頭上、手中手捏、兩
把、熱汗、扼腕、功、齒、狂顛、不自覺、為扇揚矣、一齊喝采、
之聲、江海翻覆、各拋物、為纏頭、自家、衣着淨々、投盡
甚矣、或至於褫傍人短褂、

雷方二神、角力于上世云者、邈矣、其實不可誓為
垂仁帝七年野見、宿稱當麻、蹶速蒙、詔試力、蓋以

此為之祖而、聖武帝遣部領使、廣徵天下力士、

且如、文德帝鬪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儲嗣、於贏

輸中、其伎之盛、可從知矣、甬來士人名此伎者、世不

絕焉、然國家騷亂、何暇及之、蓋亦平世餘事、甬河津

祐泰、侯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義秀等、較力並在於

賴朝公治世之日、織田豐臣二公、設此觀之、亦見

於無事之時、今世所謂勸進相撲者、起於、後光

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緣宮殿再建設、此伎

場、江戸則先是、明石志賀之助者、乞命始行之、于

四谷、鹽街、實寬永元年也、後寬文元年、創建勸進相

撲歲時相續繁昌臻于今云

明和間婦人相撲大行與趙宋之世上元或設此戲
同一奇而聞近日兩國觀物場替者與婦人角力可
謂更奇去年予於某家見擬相撲者流先儒姓名編
号登時言之為奇而頃者又見擬之今儒名字嗟夫
愈出愈奇然未聞今儒中一人有金剛力者但至其
賣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張空力舞狸
術收虛名鷹隼攫物狡獪嗜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間
喝采之声周旋米之纏頭紛紛於是乎拙為至其下
者別出書畫會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捨屈腰握

沙叩頭流血依四方君子之多力纔救土豚緣之窘
是謂之荷禪儒云乎嗚呼誰能卓然秀出有古豪傑
風而外不挫於物內不愧乎天出維持世教金剛力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吉原

慶長之初年娼家僅三所一在麴街自京師六一在鎌倉

岸一在大橋

今常盤橋是也自發
有亦數坊徙者

其他自伏見夷街奈良木辻

坊後來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衛門者上書
請令散為一以開一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准其
乞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旁開闢功成以其鞭蘆覆

實之故，名曰芦原。後改吉原而自大橋移住者，取係江都繁華之意，改曰江戶坊。初名柳坊自鎌倉岸來者，住其弟二坊。自麴街者，緣初從京師至，曰京坊。其後來者，在其弟二坊，或謂之新坊。後明曆三年八月，因命徙于今地。角坊者，京橋外角坊之舊名，而壞伏見二坊者，由自其地方來者多之，名云。

五街樓館互競佳麗，三千娼妓各鬪嬋妍。一廓繁華，日月盛昌。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是為三大盛事。友人半詠花一聯云：梁閣筵酣，密雪下巫山夢暖；濃雲凝予賦，燈云青烟却逐蘭盆節。紅燭寫成。

元夕春其他五度佳節，不直為觀之美，例有格式云：若夫暮靄抹柳，黃昏燈上火，各樓銀燭如星，絃聲鼓入四角，雞卵世未之見。此境晦夜亦開圓月，天娼妓陳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于壁于籬間，遊人魚貫漸蟻附格子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有憚而遠望者，有押而近窺者，穿疏交臂，喃喃密語者，情即談情也。授管吹烟吹々，艷語者，痴妹弄痴也。醉步浪々，鬚擁前，幫間押後，譟而過者，大客上樓也。洛神出水，天女墜空，姿儀整齊，嚴不可褻。迨徐徐蓮步來者，名妓迎客也。有放歌而奔者，歌曰：思兮我不思兮，手欲。

使思我兮無理有交頭立談者一人曰我懷二銖銀
兄向言有三銖合弟一銖通計纔一方半金金少人
多顧安急辨不妨明曉吾耳遺遊矣衆議一決相携
而去大凡遊于茲境者有愚而溺色有達而喜情使
威取媚買興愛席或黥而挾數賺他掠物以此自好
者此為賊車載萬金取興于人意表不使氣一點挫
乎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賊乎達也興也雖不道學
之極亦吾落魄生輩非所得而知也凡事自非履其
域情不至矣如何善畫其光景此是釋史本翻譯
有人按曲聞其聲不見其面詞云雪滿樓兮夜將中

衾如冰兮寒威雄夢裏不覺相抱着如膠如漆交二
弓金屏障盡護寒窗猶是生憎戶隙風水調雅淡真
使人肉飛蘭房香氣芬馥燈影黯黯六曲秋江圖屏
裏鴛鴦一雙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從容謂曰君宜少
說話即曰小子不鮮談話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
段即笑曰如脚纔四本妓星眼流波曰可憎矣纖手
一捻他去時有倖娼過戶外曰今夕何夕取此樂事
妓微笑應之曰何等言語不曾入耳旋接筒吹烟火
光潑起偷眼熟視郎面目於火光中自家先餐了一
番遂教他餐一口曰請且一睡自起褪郎上袍把衾

被_レ之玉臂早_レ已_レ在_レ郎角枕下_二曰想_レ君家必當有_レ佳偶
在_レ曰良緣未_レ遇曰然則不知何_レ樓有_レ睡人約_レ親曰家
君嚴矣不得_レ縱遊如何有_レ此事不如姑_レ舍之談_レ子情
即_レ様子令_レ予聽之曰三千世界有_レ誰一人悅_レ妾且悅_レ
人者妾亦不敢_レ然特_レ有一人曰可_レ羨哉願_レ聽其名字
妓哂_レ不_レ答即復_レ曰云々言之何_レ妨妓有_レ頃曰不是_レ別
人即_レ君也爾即胸_レ悸故_レ笑曰妙_レ騙人曰決_レ無偽矣然
如_レ妾者君豈_レ顧耶曰休_レ謙如_レ君當世_レ佳人曰唯_レ十
分調弄_レ曰否落花如有_レ情流水奈何_レ無_レ心曰誠_レ然乎
曰請_レ誓言曰雖_レ假猶可_レ喜曰其言即_レ假曰真矣曰試

爲_レ早引_レ一脚揸_レ入_レ他_レ双藕股間妓曰冷_レ脚可_レ惡
柝打_レ三更闔樓就_レ眠只_レ聞_レ打棒戒_レ火聲有_レ客輾轉不
睡長_レ等短_レ等歎_レ吁欠_レ伸以_レ百算之_レ炉火已_レ灰就_レ燈食
烟纔_レ遣無_レ聊幾_レ拈_レ返_レ魂草未_レ招得_レ其人於_レ彷彿中乍
聞_レ長廊上履_レ聲遠々_レ是然漸_レ近意_レ敵_レ媚來到_レ急蒙_レ衾
粧_レ睡何意_レ足音失_レ之隣房_レ爾後氣愈_レ清眼愈_レ明起如
廁者_レ而回已_レ數_レ盡漏_レ聲又_レ算_レ當_レ直之日數_レ想_レ彼憶_レ此
耳邊復_レ上_レ是然之響思_レ此_レ是是也依_レ前假_レ睡而_レ悶_レ戸
入_レ者樓_レ下_レ來加_レ注_レ燈膏也奇_レ貨再_レ贗_レ難_レ耐怒氣湧_レ上
突起披_レ衣而出始_レ知_レ小妓熟_レ睡_レ手屏風外_レ徑_レ將_レ烟管

微搶其腋妓猶在夢中口內含糊曰誰耶可喜助
太勿為客喝醒妓摩挲拭目視此模樣錯愕言曰君
將何之曰且歸曰君歸然不報我罰不輕請且住將
走報之間恰好大唱來到衡氣不少動曰呵呀何
為客氣急矣曰吾歸若廢娼我復何言我用吾
脚歸誰敢道不字娼扯住不肯放曰諾至欲歸宜歸
但少留我將奉一言客聽得怒氣稍殺不覺被挽還
坐娼不忙不慌徐徐說出曰過日約今而後待主不
復以客言猶在耳曷忘之之速遂探其懷奪夾袋烟
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後緩々与君同夢且有肝要

說語然君短見不察箇長策却翻風波吁為男子者
強氣胡為若此已解其帶又褫其上衣客於是乎身
軟如綿然口猶刺々道歸娼頻雨曰噫挑人耳一力
攫取咬他肩頭客叱曰勿戲矣若住則曷為娼低聲
曰如是爾遂卒相抱為一塊時報寅柳子聲攢々
或云近世繁華漸涸不復昔日也予甚慮焉蓋此境
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係亦大彼則由此流為其
源益盛而其委漸衰者必無之理抑湫流外流有所
竭而然耶物靖古兮輒舍此樂園而何適嗚呼人
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蓋習繁華之言耳

戲場

演戲國語謂之曰芝居曰歌舞妓蓋聞在昔
平城帝大同中南都據澤池側土陷吹烟觸者即病
因大燒薪以壓其氣且舞三番叟舞于真福寺門前
生芝之地本邦古語芝生而禳其禳毒焉是此名所以緣起
也風俗歌舞俗妓等名目既見于續日本記而
鳥羽帝世儀禪司者善舞或曰男舞或曰白拍子又
曰歌舞妓此是也四海為家後寬永初年猿若勘三
郎賜命創開戲場于中橋街至九年移于人形街
次都市村二氏之場亦皆成焉慶安四年又徙于今

地而山村氏起場于木挽街者在正保元年
始於卯終於酉此是演戲常式題在肴棚頭東方將
白鼓聲始震例為三番叟舞次演家藝俗謂之狂
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太田氏
狸々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燦燦喧聲漸揚田舍人
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昧一未聚至陸續聚自四
方人山人海鼠戶開不暇閉棚欄撓將傾折東西看
棚紅毬連接真不露之紅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未
雲之龍本舞臺三間內正面有亭左樓右門樓下掛
一箇吊燈夜色靜寂由良助方乘無人之時手主夫

人乃送書簡，悄立照，吊燈展讀過，孰意阿雀兒倚定樓欄，把鏡照之。九木夫自階下延頸，捉其紙端，斜引月光，一紙長箋，三人讀得正熟時，雀兒頭上金釵溜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吃驚，急掩紙於背後，仰面始知樓上有人。階下人示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喝采齊呼，山崩海翻，雀兒見旋正驚襟，粧嬌會笑，呼由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為雀兒曰：妾被君勸醉，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如然甚善，但我欲有與汝言，奈何？双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來。雀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本階

恐幫間強住，更因勸盃為之。奈如適見牆外有一梯子，乃大喜，下庭，自將梯子倚住樓闌，曰：幸矣，此九級梯子，徑踰此降之。雀兒曰：此非平生所踰之物，無乃危險乎？由良助曰：言之汝妙，羊身上事，目今一舉趾，膀三步間過，不復及膏藥醫破裂。雀兒曰：莫費冗語，動搖如此，恰似乘船。由良助曰：匡哉，出現天石聖母，未時看棚中忽起爭鬪，喧嘩沸騰，見女踏踐叫苦，並望本舞臺走上。由良助阿雀兒等皆錯愕，乃向假驚却作令，真驚九大夫亦狼狽潛居，不得自階下出身，頓位三階上。不多時，天成地平，後續前伎，嗚呼若此。

爭鬪乍族若此沸騰乍歇箇這江戶人氣質但此都不繁昌何如起此爭鬪何如族此沸騰然則以此爭鬪以此沸騰言粧此繁華猶信矣

千人會

札楮二牌札為原牌楮為影牌其數一千一楮值若干錢頭尅日月四散鬻之釀若干金至期盛原牌干匣中匣上有孔錐刺出之百番為額以原照數以一大釀付之於弟一番者餘釀分賦九十九番各有差國語名之曰富諺云乞食人家富落米嗟夫天道畢竟以有餘補不足貧人得之暴富蓋此其所以名予

淺學未識漢土亦有此事而何如名之且名曰千人會然聞近來札數倍徙屢置此不前細察殊極自非買習者固不易辨識則畢竟此名不當此名

谷中感應寺月黑泰獻山湯駕管公廟謂之都下三富本日殿上先安一匣干兩楹間階下施閑不許閑入人羣漸湧喧嘩洶々檢點使至警衛備艾既而軒人並起倒匣鼓底點牌以納為楮鼓報警僧讀誦般若經蓋被之也乃一人出執錐剔匣未舉喧嘩寂矣大風暴止觀者眼張胸臍而弟一牌早在吏人之手賜言其目刺至三牌風復漸起清還稍湧且刺且呼

百番而止誰知兒郎贖女郎之約所恃在懷中一牌
萬人肚裏之籌湊墮於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
賸十年傭作之眠一旦享錦歸之榮昨日典鏡之婦
今日戴瑁璫之飾錢如泉金如塊既展矣富之哉三
富之外今乃倍至數十所云

咄々怪事近年有追尋狂奔叫過者如呼如叱予初
不解其為何物既而聞之是報場中今日所刺第一
牌之目也一字四錢鬻之為生其狂奔者以速報爭
先耳晚間一走百錢之贏足以買一外米嗚呼一日
活計取之一刻中豈得不叫而奔也哉予近日屢空

豪氣稍摧乃意吾示抑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
計不足賒外米而終年衣食于浮屠間則佛緣之不
薄耳難染迦佛袖募緣薄就年來所識乞南鐐一片
之憐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脩後生冥福也又思不
如脩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右想躊躇悶者
久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砍取奴盜武士之習況
其食力難染未晚脩會鄙事爾與其折腰帖尾曝面
於千百人寧為偷香裏面不令人知為誰而叱之鬻
之之事簡氣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將為彼狂
奔而羞哉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為真豪傑而

卒老於狂矣

一日與二三子共討論書洪範至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等語偶為鄰婆所佇聽便突入中之一曰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駭然不知口所措因叩之審此相視一笑已後閱國史凡生保將拔還拙山城思得同志者而偶聞鄰宮有人問答曰重畫中黑孰美曰中黑哉三鱗廢二畫興則代之者非一畫而何保聽得心竊喜為予讀至此獨自失笑意使鄰婆聞之亦以為何如

頃者入市見肆頭掛數箇招牌題曰松竹梅曰花鳥

風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問之亦千人會標識耳予慨然嘆曰三德之義大矣也哉蓋逆億今日所刺目何而屢中者智也典衣賣飯不第明日生計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怨天者仁也然未知予說穩當不

金龍山淺草寺

都下香火之地以淺草寺為第一為肩摩輟擊人之蹇詣未嘗絕于一刻間也雷神門面正南丹碧交輝毫楹頗壯東西十二子院駢住而雜商並肆于其廡下有賣珠數者有賈鼉鼓者估假面售錦畫西肆畫

有院曰傳法院山主住所其北祠者稻荷神也東對院一店賣餐直以金龍山為名次此茶舖數十櫛比櫛折有二露佛隣佛石像曰文米平內最後有一小丘安天女廟二王門宏麗與雷神門隔數十步屹立相對門內少東有繪馬額堂有淨手水所輪堂層塔雁行並建為西有神厩厩後則山王祠也祠前開小街其間又皆有肆賣楊枝齒藥堂廣數楹高數丈奉安置一寸尊像為玉龍寶帷金碧映射莊嚴之義固無論矣左則鐘樓隨身門右則淡鸞神叢祠三社十社而殿念佛堂涅槃堂其他堂殿無慮數十位置抱

其背而接堂連殿娘誦開茶竈娘何起弓場並妖粧盛飾銜媚招客觀音分身亦復安置之於數所演戲說經吐火吞馬諸凡伎者華為淵數為此所總名謂奧山傳云大永二年九月北條氏臣富永三郎左衛門奉使于古河府過淺草寺會見青錢湧出於天女池中此事甚奇然猶不如今奧山中每日所湧金錢茶竈弓場見之於此見之於彼也
有機緘然耶有幻術為耶陀螺則從意而運為松井源水者媒此伎以賣藥初則以便面以烟管及覆投兼一拈手中即活即死側裁竹竿長可丈竿頭冒織

繳遶周以紅帛中桂絲垂下乃運一大陀螺令其自
走上為上窮入繳於是遣一小陀螺促迎之而大小
並相逐下真如有口告有耳聽有手接有足走然則
人之有耳目而無知陀螺之不知也則儒之有知而
無其行陀螺之不知云猶未矣悲夫

兼服蕭散頭冒一幅布巾手操一把竹籃此外身邊
所有一捧一扇耳其鼓口以糊口與吾輩貪儒亦不
甚異者誰滑稽師演藏是也然至其所說亦以與我
仁義大異也人樂聽而不睡藹藹者往為車馬者往
為炙輠天口奇談鋒出如以天倪三百六十日所說

三百六十化日出月新令聽者念且笑其言沈洋自
恣所謂終日言而不言者非筆墨可狀也噫使斯人
生于古其脫巾鮮褐駕四馬佩六印令庸人愚婦驚
而嘆乎何有為非如吾曹促局于文字間以老死于
草莽也聞先是有志道軒者常手一莖木陽物弄之
掉舌其流相繼至今先生云

鼓角喧闐一伎人出初操二箇木枕投兼運轉弄之
於空既而累之積至數十其高數尺白跪舉扇鼓聲
即止乃一々說白其所為名目說了復鼓便據物從
傍直上其絕巔蹠足鵠立為累卵方危觀者尻癢然

其人暇整旋割一脚示有餘地遂伏躬以手代踵兩
脚倒豎鼓急矣似風絮一般飛下又植一梯子攀之
級極俯其頂四支皆放遂双脚鉤級倒身墜挂人咸
為目暈其伎不啻數件時出新奇且舉其目一二曰
達摩禪牀曰中野一杉曰獅子入洞曰東山大字是
也最後渡一條軟索上去地數尺長丈許宣白者搥
鼓者依前助其氣勢一人履為紅巾抹額右手揮紅
地扇左手執蛇眼傘徐徐送步索撓趾膠人見其險
莫不惴々恐其傾墜索盡復轉身反踏遂至其中分
震始收步而向正面則落世謂之輕業業亦多術至

一無適習之久精熟至此人而熊經人而燕輕由是
觀之習精誠至謂聖域不學到為者我不信矣
雷門側有一叟賣紙俑備人體樣面蒙笠坐之于竹
片上竹裏面絲其半又以細片竹自前端銜其絲反
此膠于後端以置蒲席上乃說白一間伍中左次平
翁巡四國為獲狙說了拍手俑覆笠飛鳴呼竹片離
膠之機得心應手輪扁所謂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
其間者歟今則見其物而不見其人蓋不能繼也
雷門外之雷疹其名震四方與金龍山餐頤頑者有
年所為香味淡泊古人口氣可想可慕非如輓近有

名雷門內船橋亭菓子極其味也門之內外風味殊異可以照古今田舍人始賽焉以食資取證於鄉里世或知資為金龍而不知寺為金龍按酒肉固不許入山門僧家唯得食資由此言之謂寺曰資謂資曰寺猶似矣

楊花

壇上低簾金縷晃々繡出貝貝連中等數字簾內有聲唱其曲按曲名為何析響簾捲大夫粧飾端整紅錦蒲團鼻銀鏤款案麗美奪目三線調定徐々按起女而男候婦而女粧引宮刻羽縹緲遲廻行雲不

流神將逝之間使人不覺絕倒恍惚垂淚歎歎飲泣有賞音者有喜節者而觀者較多於聽者何也曰妙哉裨史家某言曰二人聽曲而歸某問度曲巧拙甲曰那辨矣特守其面而已因向乙叩其羨醜曰吾眼一注其腰帶間如聲與色吾不大之也相視大笑是謂之觀傳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真是此等之人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德澤所致得不仰而思焉焉然都俗常態不唯習不思焉猶且欲食梁肉曳錦綺也為不可為之事不耻可耻之業寧為花子樣恬然

居之不疑悲哉近來楊花盛行于世侈靡不節事々
踰度而人羨其梁肉錦綺也都俗漸為風今之人中
夜生子遽取火而燭之唯恐其不為女子也如及其
子喜伎為業其母欣然負物為之從役氣色孔揚頗
有矜色女亦所習視母猶婢嗚呼人倫幾何不廢近
日此風殊煽氣炎人勢而聞今春令出禁之於是
乎益見德澤所浸然愚人或以其一旦失生計為
言愚亦甚矣但或恐死灰復燃此輩面目畢竟可溺
矣

淨瑠理物語十二卷永祿中織田氏侍女小通所著

而檢校岩舟氏製其曲節調之於琵琶嗣瀧野角澤
氏等更以三絃律之後至南無右衛門者其伎大行
于世慶長中以伎被徵因拜大夫爾後薩戶土佐山
本宇治伊藤出羽都氏等並起並廢今則竹本氏之
一流獨益行而豐竹氏亦危絕云

兩國烟火

烟火例以五月二十八夜為始放之期至七月下旬
而止為際晚烟火船撐出南距兩國橋者可數百步
而橫中流天黑舉事霹靂未響電光掣空一塊火丸
碎為萬星銀龍影欲滅金鳥翼已翻丹魚入每火龍

走波或棚上漸々燒出紫藤花或架頭一齊燃上紅
毬燈寶塔綺樓千化萬現真天下奇觀也兩岸茶棚
紅燈萬點欄內觀者累膝疊踵橋上一道人羣混殺
梁柱撓動者將傾陷前舳後舳隊々相銜畫舫填密
川而迷水夜將深矣烟火船輪燈人始知事畢時水
風洒然爽涼洗骨於是乎百千烟火觀船並變為納
涼船競奢耀豪揚絃歌于盃盤狼藉中嘔啞連曉而
歇

一船具大小二鼓鑼笛等物暗々縫遊舫際候其妙
曲雅調爾我嘆賞之間突然一簇為祭礼曲課以攪

受此則真殺風景好事亦甚又有小船遡洄往返賣
酒呼蓐畔雜中令人挾江村夜泊間之思風味可愛
予嘗過兩國橋會烟火燭空人羣如潮相推甚急而
如為人所戲者數回氣憤然不得顧少緩矣復毆始
知愚少年戲拋西此誰人雜遘可想
奧山至此數件光景此予二十年前所觀甬物星換
移新寄月生妙伎歲出然予自為讀書生未衣食乎
奔走十日不縱遊焉且跋涉糊口居都下日亦少未
知今日同前日否兩國亦諸伎名人之淵藪近日三
童子脚伎之妙評高偶有田舍客請拉予往試一觀

輒往爲三童子曰馬吉曰龜吉曰松之助開場于橋
東北則予今日之所目擊
鼓角打節說白宣狀並如常例臺上一坐高牀鋪紅
氍毹安囊枕小童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臥爲双脚朝
太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兼得停當則旋運之運得
鈞運水過遂蹴弄之投兼縱橫魚驚雀躍應節合曲
未知宜條弄丸手能如是否又以小桶加挿便蹴上
之則小桶飛在幹人之手而大桶下落如故蹶踵遂
更提最小童置之如桶旋運兼投亦猶桶然桶耶毬
耶渾身軟如綿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爲暈既而

小桶疊加十數高可一丈累卵積基撓搖欲倒而童
疑立於其巔絕叫一声卵崩基倒童則雲雀下墜復
住脚上其他脚上居甕盤等物使一人攀之出入于
其中可謂古今獨脚天下妙伎諺云阿娘股間懸十
金或言近世賣股爲產者不爲不多然天又新出此
一股脚令賣此過活不知此脚亦能懸千金否古人
有引一脚動天象者不知此脚亦能動天象否

賣卜先生

人庶而事繁事繁而惑滋筮肆之數不得不從滋也
大槩案上展一卷人相圖本芸々說起曰日角如斯

而惡曰人中如斯而善是凶是吉懸河泻水行人止
而環焉每有乞者輒合目戴策例曰假爾泰筮有常
或雜唱以土保加美依身多女或併稱以念佛題目
二分四揲遇觀之否更秉天眼鏡照手理察面部目
注其容良衣服心判其都人與儉父遂又例曰君過
年運祿未盈今歲比至某月福自此多一言一面其
所占多取之於乞者之色猶與庸醫鉤取證於病人
之口略似矣或大息曰君身如觀大厄且吉凶禍福
有所宜細告二十四銅不滿其報也三尺之喙五十
之筮遂卒使其倒囊又有卜而巫者與設神位莊嚴

煥發使人敬而近之此都繁昌亦可以卜焉
或謗今卜人狐鼠妄說唯錢是占徒誑人爾予曰何
獨卜人士流賂取重爵媚食豐祿不誑君乎儒人口
說聖經行類商賈不誑世乎滔々天下皆是也且龜
筮者聖人所重古通之於卿士之數縣洩天機豈二
十四錢所易言乎人之業誑亦不占而已
偶讀嚴君平傳至其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予乃謂當日占料亦與我今二十四錢益
不甚上下然彼得之足以活過一日而此則纔一頓
饘餼及錢耳繁華之地勢不得不然

書畫會

當今文運之昌^ナ文人墨客會盟結社而人苟風流胸
中有墨才德並具者一與盟衆推拜先生^ハ聲流四海
溝澮皆盈油然之雲沛然之雨靡人不欽慕矣予雖
不得與盟亦掌列末筵者數回如其盛事略觀而盡
焉其地多以柳橋街萬八河半二樓先會數月卜日
掛一大牌書曰不拘晴雨以某月某日會請四方君
子顧臨且大書揭先生姓名於是乎莫人弗知有先
生于世蓋與漢朝及第放榜之事略同榮可知矣觀
者聚焉摩肩累踵指點曰某畫人也某詩人也某儒

流某書家彼插花師始宣名也此清木氏女初上場
也佇立仰牌又如法場讀罪人加木一樣未會之間
先生鷄起孜孜奔走之務高門縣簿莫不取往亦不
省內熱之恐當日先生儀裝曲拳儼然坐上頭坐後
施^シ闌居案計人二位簪筆守簿乃賓主相揖恰如賀
客拜年於典鋪頭有掌劍者有管飯者酒監茶令並
手在職客漸麋至主人左接右應其拜壽金推讓不
暇豈^ハ違^ハ獻酬客互為主舉盃相屬聘名妓數名充儷
佐酒調弄紛譁無絲竹管絃之娛一笑一盃亦足以
娛醉狂紅拂認李公於稠人中周顒取問答於醉舌

上紅氍毹數席畫地設場諸先代登焉只見紙上龍走
筆下鳳翥腕中有神指頭有鬼一抹之墨萬金難購
寸素之冊千載可傳觀者傾堵人之爭乞坐中指可
掬矣淨粧冶服艷發射人者所謂近來流行女先生
是也纖手拈筆唇墨成態人麗毫靈衆賓圍繞蟻附
蠅着隨謝隨乞嚴師在傍熟視亦不得令其守無別
之教不手親受授酒流般崩喧囂雷夷塵埃雲蒸千
延坐間寸無虛白然主人之心猶望一銖之滴助盛
會之海難造漸收樓頭可燭韓人徇曰卜不及夜醉
客不得已而起

翺鴻先生有詩讚曰神著卜齋否之晉楊柳橋頭車
馬紛樓上供張亦全盛風流一日別占春佳賓藹々
男將沸蠟集蠅也又蠅群豈忍風侯與雨飲吮癰
痔幾千辛擲珠王各差等擡出杯盤同一般飲金
友擢飲金友掌酒人掄惡酒人紅氍毹席分碁局絳
陳丹青皆卓犖禽翰花翻癡惺之雲狂煙渦醉張旭
有人大賤請衣毫輻湊名家歸一轂燕竹米山豈容
易鍾楷懷草固難贖夜光明月空拳求齷齪何遑問
麥菽其他喫茶又涵花花說中郎茶盧陸俄分側弁
傲舞中百技喧囂借寵鬻燈燭照未開熱醒邯鄲恰

是黃梁熟君不見墻間酒內祭祀餘昏夜乞哀謔又
諛未如妻妾相向泣施々外來驕且娛昏夜乞哀猶
可忍自日乞哀若為醜耻之於人尤甚矣利奪名走
為君慙

友人李蹊戲嘲之曰乞食境界募緣簿方便相傳繼
法燈利鉢名衣別有道人間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風流相兼並開會儀達其格式以故
謀集會者皆先就質蘭亭西園每月集會與有力為
所著江戶諸名家人名錄二卷行于田舍

火場

江都厄于火明曆以還其大者不為不多小小者則
每歲冬春之交殆無虛日或一日再三災此為都下
一大患事也乃夫人論所以厄之理擬可防禦之方
云々費喙不置予則謂是亦全盛世間繁華地方之
事而已人戶稠密四里間之竈烟無慮數百萬油菓
燭燒一日薪炭所用童泰山髡鄧林要火就燥之數
奈何免之於此為但思都俗奢侈所致亦或有而加
之以人氣輕脫京氏所謂下不節盛火數起第敬戒
為第一義須切盡心為耳至防禦之術雖至要乎猶
未矣何謂奢侈曰如車馬衣服門廡堂牆則國有

常制豪族富商固不得僭爲獨於飲食也有司誠之
安得家至戶察而呵禁也乃素封人家用侯之酒肉
林之而池之而擊鐘陳鼎三牢八珍莫不供具焉於
是乎屠沽割烹家又從賣侯之酒肉且煎且烹沸湯
活火之氣炎上蘊結豈得不燥而火乎因憶中丞伯
論鄭人鑄鼎曰火如象之不火何爲予亦恐飲食之
侈或象爲然繁華地方之所自然無此奢侈又何以
見此繁華自非此繁華又何以見此火火乎火乎不
尤繁昌中之物乎哉

一把火起西鼓東鐘一齊撞擊報火呼方喊聲震天

早見吏人走於火所屢及於門馬及於衢肩記旗者
手竿燈者荷梯子者擔龍膏車者呼號狂奔火馳星
飛者作一拈急拈歇燈之數融風蓬々捲砂飛石火
趁風威風助火勢一霎時紅焰漲天黑烟迷地避火
者狼狽遺寶器提燈擎抱飯籠棄什具夫妻赤體禪
赤着不及慈母背上倒負幼兒呼兄喚弟覓子尋爺
人相蹂踐物相搶壞偷兒託救掠物貴人守威啓行
哀號之声沸騰載路騎士各鬪豪華戴金挂錦馬肥
人雄馳騁曲折舞鞭指麾卒伍皆章服奮簇並手揮
鈎撲火人喘喉吐火馬困吻噴烟赤脚踏火潑水者

二十
廝殺也追烟躍馬馳驚往來者某官點火道也陣笠
飄金繡袍耀火奔逸絕塵猛威生風靡人不辟易者
某官報事也風吼声火爆声呼々求救声許々徹屋
声必々剝々刮々刺々霹靂震山壑裂衆猶鼙烟突
火雄入乎烈火中者真是一面小戰場且夫坊役把
火聚極焦頭爛脚顛墜甦復上焉如其杖纏記跳越
脚絕起屋即灰此常日重諾輕死輩臨場如何顧命
但其責勇貪功故弄餘燼誤延火勢或至不可收拾
且使氣執爭忌火聞火古所謂入火不熱者此輩有
焉赤壁之戰阿房之火可擬可想一瞬間高觀木樹

乍付爲有佳麗紅軟變爲無何有之鄉孰不慨爲然
人之無情觀望指熨以取樂爲一人曰今夜所燒滅
人戶財物不知值幾萬金天如以此付我吾一生安
穩適活又一人曰如我身分取之一分可矣我此而
足我彼而贍夫人按口喋々最後一人曰今晚所費
燭價亦夥矣如予取足於此耳各笑于時火光漸暗
金馬象退

賽日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詣不動様是
可以證都俗好賽爲風之古具近來稱街道場者紛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場
門前街買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薩
摩臘燭賣食物者必安牀閣咸吊魚油燈火陳菓與
蔬燒團粉與明燄軋々為魚鮓沸々煎油饅或列百
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拈合印賭一貨賣之
於數人賣茶娘必美艷鬻水声自清涼街西此者照
紅箋燈沽錫者張大油傘燈籠兒十頭一串大通豆
一囊四錢以硝子墨盛金魚以黑紗囊貯丹螢近年
麥湯之行茶店大抵供湯綠麥湯出葛湯有葛湯出
卯湯並和以砂糖其他殊雪紫蘇色々異味其際索

貽師羅列金卉種類皆陳之于架上開花閑草闢奇
競異枝為屈蟠者為氣條者葉有間色者有間道者
錢蒲細葉者栽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
若作托葉衣花若樹蘆幹扶枝霸王樹擁厚美个草
鳳尾蕉雜麒麟角漢幣百兩金万年青珊瑚翠蘭種
々殊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雜木野植蕭爽成林林
下一面野花點綴杜榮招客如求自鬻女郎花驚媚
伴老少年露滴淚斷腸花風飄芳燕尾香鷄冠草皆
拱立鳳仙花自不九領幽光牽牛花粧開色洛陽花
卷冊偏其黃芥葦今梗草簇紫色欲奪他家紅米囊

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徃々可拾新羅菊接扶桑
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天竺花間向此紅碧錦
綺叢間挾以良商官商喚如微羽繹如豹繩黃唱紡
線娘和金鐘兒聲應金琵琶可惡聒々兒奪之倫兩
檐籠內幾種虫聲唧々送韻武野當年荒涼色繡出
見之于鬧熱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滿街商客呀燒
燈光冲激漲空賽羣捲潮數呀大塚前展蹴過後履
滑過踐々去掃除為清有賽花者有賽草者賽于
錫于餅于團粉于果蔬携妓者不賽乎妓也拉處女
者不賽乎處女也彼買泥醉於賽此引治遊於賽賽

與不賽合為此一大賽
追賽々賣假聲者近歲殊多一詞章例八文錢若詞
長聲巧則從益其價先白其所假優人名款罷說出
詞曰呀呀源藏暫時請暇逃走為裝已遣數百人把
守後路去螳兒亦莫容通之地且託於死生異相如
獻贗者夫不喫其騙策弄陳手段勿惹嚙脣之悔言
々逼真聽者環立一口叫妙謠云愛人及其屋上烏
人爭擲錢各買其所愛假喉或嘲之云我食吾飯却
苦作他人音非人所為也予因思世間何此而已矣
儒人亦止為聖人假聲豈不亦非人所為乎

女剃師

女剃師梳粧素淡、細單衣、抱巾箱、急遽飛展東西、莫不奔走予尚幼矣、自今廿年前之世、雖有此女業、寡而其債甚貴、賤不下五十錢、今則漸滋、達於陋巷窮閭、莫不有為債、亦從賤、大抵三十二錢最賤、十六文嗟乎、雖生而貴、執巾櫛、從人者、女流本事、乃今匹夫之妻、或不復知自理、頭髮豈可不謂太平膏澤及婦人頂門上乎、傳云、公握髮起、周世之昌、周公之貴、蓋猶似自沐櫛、其髮何其陋乎、如使公生于我、今盛世繁華中、一沐三起、亦不敢矣。

富澤坊舊着市附抄原

市居多而其為最者、日本橋魚市是也、菜市在々有之多、連二坊其最也、神明、薑市、奇而十軒店、離寓人市、麗也、蘭盆、草市、所在為市、淺草之市、為歲晚市中、最大市、花市、例、期各所賽、日、骨董市、必主茶人家、推家門前人為市者、謂之曰士市、市、八百八街其也、雜市何限、富坊亦一大繁昌市、哉、舊衣肆店、經緯櫛比、夾路連席、古衣舊帶、每朝新陳、倚々、土積、鱗々雲鴻、粉米、黼黻、青紅相雜、天落、救電、風揮、紅葉、怡推倒、石氏、紅錦步障、素三升、格子、比翼、裳不知何阿妹。

遺愛物梅幸茶色鴛鴦被楊帝製鴛鴦被舊係未亡人某窠衣
 楊花錦綺裯宮人花樣裳夏姬初服花帶餘香范叔
 故衣霜葉欲摧帽幅差大或應鑰倉府公遺服開賴朝短
 外套殊長必是鹽冶判官舊着藥師寺氏判官官曰一點抹墨
 子張之紳數痕沈土伍長之袴裯禪脫紅加以湘妃
 淚痕黑衣已玄更存先人手澤松魚上時袷衣捲潮
 千人會日夜帶如塵雖人惟求舊器非求舊靴人販
 夫至吾落魄儒輩都下百万賤人匹夫如何得新裁
 于時何暇省服之不稱衣無常衣服之無致亦足以
 見繁昌限以八月典鋪幽倉中物一旦解縛復見天

日流移轉變与人生流離亦甚不異焉如繼綫舟送
 於蝦夷之遠昨夜招魂之夜今日為合邇之服去年
 尸祝有服今歲為儒者贖製遇伯樂之顧馬商好者未必
 增三倍之價木綿敝袍匠石不曉何苦難賣赤鬼未
 買虎皮犢鼻章駝天往價草半掛俠客有言云夷駝天披草半掛騎鬼
 古衣未必古新裁之物亦有彥道ハシキウツ一旦得錢赤體而
 往襲衣而歸自頭顱至踵後一新到骨冬日火事半
 掛裂火紅翻夏月蚊紗帳惆流水綠漪振翅春風撲
 撲秋噪苟日舊而又日陳舊
 舊之更舊敝之極敝者皆輪之于柳原舊衣市中柳

原最居下等乃物皆下等然價却上等豫賈不當三倍不依不知則折價之語君子見欺小人被罔大抵以糊代絲健之澤之外莊內柔殆駕穿窬之盜洗滌補綴黷化巧製不止舊為新以新為舊映日仰之窈冥中記敘自頭操尺計之整裁間或短右袂人過賈之豫以數等去則呼不顧則追一反一咸歎反值始定而拍手乃故意為可惜之狀曰廉矣吁見為儉父捉袂不肯放舞動之執爭強之切賣娼要遊客羅半門鬼与渡邊網闌一般風光喧雜可想夜則各商收肆歸家長堤寂莫只見村不見人抑陰盡處有物

呼人若泣若訴此声与晝間喧闐甚異謂之夜娼是亦舊妓極舊者銜之於此可謂有因緣矣

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解者言所以便事按雖取便乎故短一偏甚不近於人情子不云乎非法服不服雖褻決不為此左袂樣之服夫子一生貧窶思亦服着柳原舊衣未

山鯨

凡肉宜葱一客一鍋連火盆供具為大戶以酒小戶以飯火活肉沸漸入佳境正是樊噲貪肉此亦不辭花和尚醉爭論大起鍋值約有三等小者五十錢中

而百錢大則二百近歲內價漸高略與鱖鮓頤頤然其味甘脆且功驗之速人孰論值其獸則猪鹿狐兔水狗毛狗子路九尾羊等物倚置有為鹿鹿攸縛鹿鹿踴々不狩不獵瞻有懸特如狼刺以庖刀蓋所以為惡獸一丁鼓刀屠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若然駭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行人止而觀為聞天武帝四年令天下始禁獸食自非餌病不許輒噉世因謂曰藥食前日江都中稱藥食舖者纔一所麴街某店是而已計二十年来此藥之行此店今至不可復算數招牌例畫落楓紅葉題以山鯨二字雖係藥食

猶避國禁作意所為蓋隱語耳都人字曰魑魅亦不顯言之故已非謂妖怪也前日麴街所鬻之肉包苴必用敗傘紙今皆籜為則都下一歲幾萬敗傘不復給於用也

都人謗曰箱根嶺東魑魅無居蓋言江都繁華光景孰思數百年極繁華之今而都人以此為餌車輪舟寫一歲多一歲一年貴一年亦為太平世繁華中物豈不奇乎或云我而言之是而已顧其見獲自彼言之何以為太平之物曰不然有殺身成仁苟死有益何着遺憾一醫醫十疾十蹄救百病功德無量想彼

三生為今太平中之貴人。口飽梁肉。身襲羅紈。獨知有遊宴之樂。不知有螢雪之苦。女色唯好。子孫繁滋。決不如吾輩貧儒。飢身讀書。生死並無用于世。吾輩之死。或投之豺虎。彼必謂此一生喫着菜根之肉食之。無味必三嗅而起。予掌爨願曰。尚來世為獸肉而徧施功德乎。天下若仍得為人。必為醫者。壽斯民也。後復謂不如獸肉而已矣。必獸肉而已矣。當世醫風頽靡。衣之義潔。門之高大。唯以此為第一義。衆着四名肩輿。巡候病門。是為務羨意察色。舐痔掌溺。百詣千倭。只恐失家娘之心。不省陰陽五行為何事。不知金

匱傷寒為何物。煎藥只欲其丸藥。只欲馨吁喫此輩如屁百貼之藥。不如食一鍋鹿肉。然則不如獸肉而已矣。獸肉而已矣。是此藥所以行。

世人或云。獸肉不潔。食之穢矣。雖病不食。曰。汗身瀆。神然安知不自已平生所為。亦為汗身穢。祖之為人而食言不祥。莫大焉。汗亦甚矣。士大夫進取間或啗以貨。若誤食之。驢身汗君莫不祥。大焉。食河豚死。干毒名亦從汗聞。近日食千人會錢者。殊多此等之汗。世間固不為不多。何獨獸肉。

曝薯

薯蕷原出呂宋。明方曆中始入漢土。元祿戊寅琉球王傳之干我。

三十三
蕃薯行于都下今已久矣然煨食之行亦与菜食同
一時也關西稱琉球薯關東呼薩戶薯江戶婦人皆
曰阿薩然今各店招牌書曰八里半按栗字國語訓
九里乃以其味与栗相似然較少下故名之耳今乃
八百八街各間番所皆煨此賣之必揭招牌書此三
字妄意如今唐人朝干江府必言都下里數急胡
如是予七八歲聽一老人說曰前日種少值貴且或
言有毒以故世多不食者時變所然今則滿布海內
食之不論貴賤值亦甚賤薯戶冬間所鬻少者不下
二三十金多至百金云乃今試酌其中一户五十金

為額以八百街中一街一店之數而計之猶一歲之
分積為五千金細算之必不下万金嗟夫茲土繁盛
可知可想

蕃戶每日卯晨煨至亥夜竈烟濃々焦香飴々柱梁
黑々戶牖熱々穩婆往巷老爺往厨婢往僕奴往小姐
遣婢必低声言亦買却阿薩未主人命奴曰与其品
小而數有餘也不若品大而數無餘也行脚僧侶點
心傾鉢無告乞盲朝飢倒囊數銀一篋少年輩謀殺
擄去是係某家茶番佳時應節遊明會集
為戲呼曰茶番四錢之薯能止釋兒
之啼乃至十錢亦足以醫書生一朝之飢嗚呼噫嘻

恨不以晚出之故救及陳蔡之飢予欠米錢每食之
續命而頃讀閩州府志舊薯條歌曰令珠而如沙人
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艦令朱薯而如玉
山之禾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居士不
覺一嘆因思冬月与煨薯同料充寒素人家之食者
曰大福餅一餅四錢取大值低以熱為主也鬻者必
呼暖乃人喰烟莫弗拭何郎之汗梁氏亦不得不因
人熱矣然而近時餅家之製極精極細狀漸小值漸
貴宜哉大福漸不上寒素牙且饅頭羊羹諸凡菓子
今亦盡然則薯乎薯乎雖不如玉禾瑤挑猶是食人

不死之大藥嗟乎普天下貧書生須誓首再拜而食

日本橋魚市

日本橋當江戸中央一都太極西岸剖分四方道程
由是算出八方人戶由是連建六十四洲人民之聚
始入此都始過此橋左顧右盼眼駭氣奪何以眼駭
西則金城突兀巖樓聳空何以氣奪東則酒庫數
萬碧瓦鱗々白壁連接正是万里長城魚船相峙集
泊橋下筍蓬鱗次脚下又見一面劇街橋上雜閑公
侯長槍未往如林况諸凡履舄屨屐夜間已寅之交
是然或少絕云

遠豆相房而總之船、魚體如織川挾舟影、張歎相呼、舟腹相摩其、不揜壞者纔以一髮間、土俗嗜鮮食、常言三日不肉食、膏皆離、每日幾萬、水族葬之於荏戶人、腹中槁之前後、且々為市之所、曰新場、曰小田原坊、嘔吐沸曉、腫氣噎人、春天、板魚、响濡葉丘、秋風、鱸魚、潑刺傾江、夜漕、鉛銼魚、與子規爭飛、晚市、竹筴魚、與紫茄競時、潛送、鰯魚、雪輪、河豚、琵琶魚、腹寒、比目魚、眼冷、火魚、魴、鯽、交錯、翻尾、火燎、于原、黑鰻、海鰻、枕藉橫鬣、舟推于陸、望潮魚、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人捏脚多、於無籍乞兒之蟲、牛尾魚多、於牛坊、牛角

馬鮫魚多、於四谷、馬矢、石首魚、首多、於西河原之石鍋蓋魚、背大、於地獄之釜、蓋沙、喫之沙、可以塗山鯨各舖之壁、烏賊之墨、可以書、闔街煨薯招牌、鰺、鰻、黃爵青魚等物、如塵、如上、如蜆、蛤、魁、蛤、斗筭、固不足計、想龍王必言、奈何、取之盡、鎗、銖、用之、如泥沙、石、決明礫、硯、良嶽、崩、巖、拳、螺、相搏、江、瑤、柱、相支、東海、未、人、陳阿房、妃、嬪、西、施、古、傾、吳、國、帶、甲、鮫、魚、則、虎、頭、鯊、鋸、鯊、劍、魚、雙、髻、魚、鰕、則、龍、鰕、青、鰕、泥、鰕、草、鰕、五、色、斑、節、蝦、芋、魚、王、甦、大、口、魚、等、大、小、品、類、鹽、腊、脯、醢、遐、域、之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湊、本、邦、自、古、棘、鬣、魚、為、第一品

高筵壽席必用焉人吏贈賄必用焉魚高潛之以備
緩急雖有烏頰方頭彙種不以此代彼此地犬皆以
常食生肉故骨立毛落醜不可言都人因謂羸瘦華
髮者曰小田原坊犬予亦嘗謂人徒體肥腹大一字
無知者琵琶魚是而已虛誕浮誇一事無實者大口
魚是而已筆拙唱家含墨糊口者烏賊是而已佩劍
稱士外武食祿者白刀魚是而已髻頭緇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是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醜不可言者小
田坊犬是也然自非犬儒亦不得常食鮮肉入儒則
骨皆離可憐也哉

上野

古名忍岡治平以後藤堂侯邸焉地形似其本國伊賀
上野故因呼上野寬永二年為今置城

山曰忍岡水曰忍池山雖不甚高水雖不甚廣江都
中山水相射者除此少有可不愛哉山多櫻樹水出
芙蓉赤城紅霧錦城錦繡都人之遊春秋尤為盛矣
予好勝之僻嘗賃居湖濱課業之暇兀坐煮茶玩風
光干樓欄外春之明媚秋之慘愴飯雲抹靄早晚之
變莫不領畧當時詠櫻雲曰不是晴雲不雨雲雲容
猶仍雲不今粉松抹杉西又東雲乎雲也雲氣氤始
則淡紅終濃白子細看來凝成紋輕風一日吹不散
微雨三更潤得蒼想見楊妃卯時醉新浴洗醒紅尚

蕙友人長山一絕曰一面春山花四圍雲容雪色影
 稀微雪雲休擬詩人眼雪是易消雲易飛予詠蓮云
 萬頃秋如畫一時花繡成夢遊香積國思繞錦官城
 疎雨不無趣微風尤有情靜中見動意翠蓋露珠傾
 先輩金浦題壁云風漣欺急湍雲樹疊遙峯真實景
 也十年前西面一帶綠湖築堤緣堤構亭酒爐茶竈
 鬧熨沸騰今現為一新繁昌堤矣墨水櫻花皆千葉
 上野則並一瓣千葉濃而一葉淡予戲評之曰墨水
 之花似古原娼上野之荅似深川妓一友僧批曰杞
 琉璃界花比脂粉娼婦非氣類也因更尋所比而偶

憶古俳歌人詠櫻花且女哉且男哉之句乃言曰風
 姿瀟灑容光淡泊上野花似芳坊治郎僧笑曰蓮花
 似六郎蓋或可也方荅時上觀音臺真為駕雲遊帝
 鄉之想靈場一點屠沽絕穢廩人繞借筵席賣香煎
 湯己謂香煎曰僧真蓋本于此人皆提行厨携瓢酒而適嗟乎存古人
 儉素之風於今繁昌世界者此外少親嘗覽古畫遊
 人懸衣代帳盛按絲竹今不復見有此事嗚呼見駕
 古人真率色乎奢靡世間之今日可不言奇乎然如
 繁華雜遘蓋非古之所及也秋入湖面幅員數里看
 芙蓉不着水碧織葉上紅白相繡真美錦真彩雲遊

人星言夙駕蓬萊亭仙液卽時取溫蓮壽亭蓮飯丙
夜炊熟庖丁照燭調羹較妓曉粧候聘但有禁不得
泛采蓮舟令篙水戲妓衣予徒為豪客韻士憾之耳
殘秋慘愴尤足暢幽情友人櫟齋嘗賦敗荷云紅衣
翠蓋總凋衰於雨於風難自持慘愴愁容何所似班
妃秋扇賦成時悽愴可想

奇妙頂礼開山大師好方便一月輪流三十六房為
寶帷座所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虛刻護摩之烟
壓煨薯竈賽錢之兩撒儼鬼豆一日憶北善男信女
貫魚膜拜白佛言咸訴其衷腸一少女賽十二文錢

閉目合掌曰此一四錢願双親壯健百年長壽此一
四錢願產業多贏日來涎着金簪玉擲連唐紵絲帶
不日買得如此一四錢則伏願所愛倡某万福少年
探囊拋一塊錢曰去年所狎娼某悅某過實情義已
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兄弟不知其如是宗
族不知朋友不知皆謂某被彼騙昨諫今爭蚊蟲紛
紛煩耳衡心願為除此煩惱今乃相思所結玉顏
妍々立見之於前與見之於軀千人千物莫見而不
為玉顏莫遇而不為玉顏宗族亦玉顏也朋友亦玉
顏也所仰尊像又亦彷彿玉顏其既若是奈何回思

奈何奪志願快使之生。為夫婦一士人在少年後
泥首請曰僕年來望進職不厭風雨不避寒暑高門
懸薄莫不走而候非如書畫會一時奔走之苦之比
也賄彼媚此百方買援今則財盡力盡氣盡精盡然
而職尚未少進祿尚未少加嗚呼萬一若此而死々
難死生難生懸于生死中間猶如見投繯人大師亦
惟少憐一醫生前拜曰生自幼學醫無論素問靈樞
徧涉羣書特讀傷寒論反覆有年一旦豁然得諸心
而別開一隻眼世間此眼不多叔和攬入汰得了々一部傷寒
今復見仲景真面目然舉世愚蒙以為門之不高術

亦不精衣之不美藥亦無驗吾有濟世之具世待我
以導引針治之間殊恨人間無傳愚之藥且輓近蘭
方醫者輩出舉夷狄之方加之人間病之上豈不人
性異牛性乎以此治彼奈何不賊人命佛如有靈使
此隻眼明之於天下而濟度世愚也則天上地獄亦
應少間一商進拜曰某所期常期不可期之事自非
借大師冥助如何十成一近日買米數千包願米價
一時踊貴前者計處置某物某事以斂其征已疏于
官冀允命速下所畫壘田所構脫搖會是亦速就且
所与千人會每月甲乙數楮盡飯千母買數所千金

街地築數十外宅朝吸八百善之羹夕食惠義須庵
之膳穿薩摩上布於夏披古船哆囉於冬百事如意
万端無妨四支強健腎火益熾願死猶有命武人頓
首言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右武教全書左武門要
鑑甲越二流兵學今窮其奧門徒三千中達訣者七
十餘人日相與講築城布陳之事常恨不幸生于太
平之世不得兼羽扇數天文駕四輪麾三軍八門遁
甲施之於事遂卒死席上而已今老矣漸悟前言之
非願天下太平四海無夏不見羽扇四輪之勞近日
折節從儒生某受七書講義願二流與義全在其園

範中吾稱秘訣者其實如瓦然立誓誣神年來傳此
瓦叔許多銀兩紙上空談傲然欺世今而思之神戰
汗出自知罪重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過子孫繁
昌終弥勒之世浴太平之澤是望是望一壯男身大
衣薄跪白近日運惡賭偶出奇叫奇遇偶或更奇偶
間出所射不中今涉旬月百物典盡賣家鬻妻猶多
所負伏願佛力一臂之助令好目十日連出若如此
而已不殺越人于貨則經于溝瀆莫知之也一宿儒
來再拜誓首捧一紙祭文辭曰某月某日某百拜謹
以青銅十二文之奠祭于當山兩大師靈某生右文

之世幼讀儒書經史百家固也小說雜史略覽無餘
 然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追時俗奉考證思所
 謂書中魚耳大學中庸徒辨異同剽竊雜鈔暗合之
 說載滿大車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中之為中不省何
 如幸叔虛名周旋米足以代耕耨今執牛耳於都下
 廩有腐粟庖積餘蔬猶愧屋漏欺己更廣財府更大
 門閭賣驕取威脚力未病故駕肩輿賣名致貨無益
 刊書終不改初老不死垂在得之戒巡走公門苦引
 衣裾每思之慚愧迫身居不安居孔子面前自知莫
 罪可紓冀大師垂慈周旋救子言未畢一僧從傍低

聲言曰貧道亦佛家罪人衆善不奉諸惡妄作不如
 法者極多便知大師面前亦莫罪可紓因欲乞救于
 孔庾然亦知夫子亦能垂慈否請問為之如何先生
 顧應之曰吁聖庾嚴矣不輒許僧侶入子如之何哉
 且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躬不閱豈遑恤子相視大息
 而去

及人川口氏來就案上讀繁昌記哂曰篇中賽大師
 一醫生者豈得非罵我耶予曰何必然也僕固不與
 賣門賣衣賣媚賣藥者交則所識醫流並是隻眼先
 生豈為獨罵兄乎但因兄所著斷痘發揮傷寒復古

等書言之兄隻眼為殊大耳因思兄不欲為當今居
世之醫者甚快矣然以此為之終身或無術之可
施世間少具眼病人如我隻眼何不如以此大
隻眼鬻之觀物師必得萬金便安着兄之一生而
僕亦沐餘澤也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嗟乎此大都
會內似者何限篇中曰士曰商曰僧曰儒皆以情
推而已豈必有其人而摸之乎以似責之居士將
無辭

篇中叔錄友人詩賦皆係吾所臆記者非其得意
之作也何也如初告之忍其不許采錄故尔且吾無

辭藻固不能筆削一字則非如當今有名詩人某集
中從錢之多少琢磨加光金玉者也而或聞金玉暗
帶銅臭予乃試借其集嗅之果信矣及嗅至小傳中
文高意深處臭氣尤甚奇哉久之終閱水虎屁氣予
乃掩鼻而嘆曰水虎亦水物也水原生金彼臭變之
此臭固不為無理矣抑富哉此都繁昌輯斯屁氣以
鳴太平今猶續為梯子屁未知最後一屁何時放了
近世物價漸貴浴湯錢十文今益二文屁價亦然焚
未聞其所益一首加幾銀但閱今年衆屁中最放一
大屁者捐十五金嗚呼使炮家者流閱之彼必言如

以此費放之於我猶可能粉一大敵船嗟屁亦太平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屁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數都下繁昌可嗅而知者是也

茂杏君題斯篇曰咬骨未容蒙世塵貪窶守節德親珍窮腸不寫離騷恨絲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石響開厨恰省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為惜無人起隱淪賞譽過情居士黻慙不悅君乃笑曰亦所謂水虎屁耳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哉子勿領此收錢為書會人香豆賦僧一般樣子

繁昌記初篇終

飯田

石傳

